

江華文史資料 2

88

政协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委员会 编辑

目 录

- 一、江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点滴回忆……………丘荣先
- 二、我知道的江华“国大代表”的选举……………丘荣先
- 三、红七军在沱江……………任 涛
- 四、红军过瑶山……………丘荣先
- 五、日本侵略军暴行见闻录……………彭式昆
- 六、毛粟井的群众打击日本侵略军……………沈启秀
- 七、剿灭匪首莫凤山……………任 涛
- 八、江华县立初级中学记略……………杨 波
- 九、我所知道的河路口锡矿……………张书蕙口述
刘名冬整理
- 十、江华当铺简介……………王光治
- 十一、江西会馆……………黄庆隆
- 十二、李启汉烈士轶事……………李启士
- 十三、冯绍异在广西……………蒋小石
- 十四、先父唐元恺生平……………唐君侠

- 十五、先严徐敏生平……………徐以超
- 十六、平地瑶婚俗……………任 涛
- 十七、江华县农民协会成立及大会宣言……………李本贤供稿
- 十八、解放前江华党派简介……………李本贤供稿
- 十九、乡名联……………李本贤
徐以超供稿
- 二十、一束干枯了的野菊花……………彭式昆

江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点滴回忆

丘 荣 先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江华县于当年十一月六日迎来了和平解放，解放军，南下工作团随之进入江华。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江华县人民政府成立，赵世民任第一任县长。县政权建立后，迅速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除民虑，安定民心，建立区乡地方政权。十二月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

1950年2月，县人民政府又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这次会议我被邀为代表参加座谈。会议开了两天，县长赵世民同志主持会议，政委仇耕田同志作报告。公安局长王荫轩以及南下干部王广贵、郭大平和政府秘书李沐霖，财政科马科长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与会代表约一百来人。我记得东河瑶山的代表有凌江河的赵贵亮，濠江上梅冲的盘添财，水口街的贤明圣、丘希宗，沱江街的左一和、张万选、杨九学，还有叶家德、何承恩、曹寿庭、蒋昌诚、欧阳文龙等。我和欧阳文龙是以开明绅士代表参加座谈的。

会上仇政委作报告，他身着简朴，态度和藹，他的报告言

简意骸，感人肺腑。他号召各界代表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群众觉悟，积极投入清匪反霸斗争，继续搞好减租减息，为加强和巩固新政权而努力。会上我和叶家德两位代表讲了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赢得了与会人员的掌声。

6月间，座谈会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四个月来剿匪反霸，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成绩和经验，鼓励大家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乘胜前进，把剿匪反霸斗争进行到底，并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中去。土地还老家的土改运动象波涛巨浪，涌向全县整个农村。

10月，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县长王荫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总结土改开展情况和剿匪反霸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打败美国侵略者。这次会议通过政治协商组成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刻制了“江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长形条章，大会选举了杨九学、蒋昌诚、左一和、曹寿庭、张万选、叶家德、何承恩、开明士绅丘荣先、县长王荫轩、宣传部长杨敏之等为常务委员。大会结束后，由县长王荫轩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址在县政府办公室）选举主席、副主席和驻会常委。选举结果：王荫轩为主席，叶家德、丘荣先为副主席；左一和、曹寿庭、杨九学为驻会常委。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委会办公地址在县文化馆，与文化馆合并办公。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工作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代表的桥梁，它的任务是把党的方针政策，中心工作任务传达到代表和群众中去，代表们宣传群众、带动群众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把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常委会向县政府反映并请求解决。代表来信有来必复，有问必答。

江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1949年12月开始到1950年10月成立了常务委员会这个常设机构后，一直延续到1954年成立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历时四年之久，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知道的江华“国大代表”的选举

丘 荣 先

江华“国大代表”选举的闹剧发生在1947年（民三十六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要搞总统选举，各省、县要选“国大代表”，江华的代表谁来当？当时江华有两大派势力，一派是以国民党江华县党部书记丘赞良（小圩人）为首的，叫丘派；一派是以涂天觉为首的，叫涂派，两派势均力敌。一名“国大代表”两派你争我夺，一场所谓选举的闹剧就开场了。

1947年夏秋之间，丘赞良在沱江“天后宫”，这里是自卫队长丘育才的住处，召开了江华有权有势而又有钱的雷纪武（沱江人）、李美元（码市人）、陈珍（沱江人）、周王佐（白芒营人）、邱子珍（桥铺人）力声振（大圩人）、滕万祥（务江人）、卜瀚（贝江人）、丘育才等二十多人参加的，学丘赞良当国大代表，筹集资金，开展拉选票活动的秘密会议。当时我在沱江建房，也被邀请参加。丘赞良在会上说：“我这次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是省党部安排的，省党部给我拨了选举活动经费。今天邀请大家前来商议，请大家支持我竞选。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步步高升。”商讨之间，大家都把意见写在纸条上互相传阅，当时我在纸条上这样写道：“全力支持并，

助微金五百。”

以涂天觉为首的涂派，推出何登赢（大路卜人）与丘赞良竞选，在全县也展开了拉选票的活动。早在一九四五年国民党以还政于民，各乡成立了一个所谓“乡民代表会”。选举是以乡为单位进行的。当时我是东河乡的“乡民代表会主席。”在选期前数日，丘赞良打发轿夫抬着一顶竹椅黑布篷轿子亲自来我在沱江的临时住处蒋家巷，要我回东河乡去主持选举。我丢下了起房子的事，坐轿回东河乡去了。到了水口，当即同东河乡长卜瀚商议东河乡的选举事务。数日后，召集了一次乡民代表会，布置乡民代表要动员好各保的选民百姓，不分男女，不论老少，一律来水口投丘赞良的票。凡来参加投票的一人招待一碗面，整个招待选民百姓的事由水口街的赖裕庭负责。东河乡第十四保的男女选民是我亲自同他们到水口投丘赞良的票的。我付钱请他们吃了一餐有酒有肉的午饭。

东河乡搞选举的这一天，水口这个山沟集市上人来人往，小小的街巷里水泄不通，面饭摊更是挤得厉害，“管你投不投票，先把肚填饱。”水口选区丘、涂两派都有人在，幸好，丘派人多占据上峰，一场动武“抢选举票”的事故才未发生。

沱江选场“夺选票”更是厉害，沱江街吴家巷丘赞良的家门口架起两挺机关枪，自卫队三三两两穿街过巷，涂天觉在沱江新街洋房门口同样架起机枪，武装士兵过街走巷，两派人马

横目冷眼，一场一触即发的抢选票战争的乌云罩在县城沱江街的上空。店老板、居民、男女老少提心吊胆，惶惶不安，随时准备着关门闭户，谨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你争我夺，“国大代表”这顶桂冠被丘赞良夺走了，一场花钱财，动刀枪拉选举票，竞选“国大代表”的闹剧结束了。百姓们对这场闹剧自有评说：冬瓜西瓜都是瓜，只是为己那为他。”

红七军在沱江

搜集整理：任 涛

沱江镇是江华的北大门，它位于冯河与沱水的汇合处，因沱水而得名。它地势宽阔，风景秀丽，交通方便，是一座古老的县城。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北上途中叩响了它那质朴的大门，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部队进入沱江后，前委立即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政委邓小平同志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决定休息两天，进行轻装，补充给养，突击治疗冻伤。会后，把一部分山炮埋在沱江。部队按街道区域分工征用没收了大商户的布匹、棉花、棉被，接收了敌人的仓库，同时购买了一些衣服鞋袜分发给干部战士，基本上解决了御寒问题。

战士们入城后，迅速地控制了政府部门，把未来得及逃走的敌人抓获捆绑示众，枪决了探子和看守牢房的“彭腰子”，释放了被关押的苦难的群众。这些行动使人民看清了红七军是自己的队伍。甚至被保安团关押的县长张世英也有所认识。红七军撤离时，他当了向导，在广西贺县桂岭被红七军释放。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大部分群众在红七军到达时吓跑了。为了发动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到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同时，张贴布告、画报，用水粉书写标语口号，宣传革命道理。大街小巷、路旁、桥头到处都是“实行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苛捐杂税的国民党！”“打倒军阀！”“红七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拥护全国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等标语。从此人民群众逐渐认清了红七军的性质。而敌人却胆颤心惊，以致于红军走后，迫不及待的把布告撕毁，把标语口号涂掉。

红七军从道县出发后，一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战士们穿的还是从广西出发时的单衣裤，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赤着双脚，不少人受冻，伤亡八十多人。但是，战士们进入沱江后，仍然自觉遵守纪律，不拿群众的东西，而且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战士们将没收的大商户的百多担布匹粮食，除留下给养外，都搬到火神庙的台上分发给穷人。他们还为群众挑水，扫地，他们买卖公平。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十一日清晨，红七军撤离沱江，向桂岭方向进军。正当前卫部队出发不久，直属部队刚刚过河，挨户团副主任涂天党率常备义勇队会同宁远、道县、永明三县的挨户团杀来。城内枪声四起，河对面高地的敌人也同时向红七军开枪，情况十分危

急。红七军边打边撤，激战中，牺牲了七十多名战士。撤离沱江后，又遭敌人追击和地主武装的伏击，五十多名战士又被杀害，五十八团政委杨英负伤。担任警卫的一个连被围困于双龙塘，有三十六名战士被俘后，长眠于沱江冯都庙。十四日，红七军到达桂岭，这时只剩下三千五百人，队伍整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休整后，向连州方向出发。七月初渡过赣江，二十二日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红军过瑶山

丘荣先

一九三四年，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肖克将军率领的一部红军从兰山到江华瑶山麻江源。这一段路程，高山峻岭，古木苍天，常有猛兽出入，山间小路崎岖不平，人烟稀少，语言不通，很难找到向导，况且很多红军不适应山里气候的变化，红军经过这一段路时，生活异常艰苦。道县的何湘章带领了一营的保安军围追，江华九江区区长杨叙平命令杨文波带领二百人马的部队在湘江口庙子源一带设下埋伏阻击红军过境。红军的主力转移后，杨文波带人到麻江源搜查，搜到了红军散失的步枪二十五支，驳壳枪四支，还有两名在森山密林中走失的小红军。

这两名小红军，一个名叫陈祥生、另一名叫周新庭。陈祥生福建上杭县人，被抓来在杨叙平家做长工。周新庭后来在贝江口殷子贤家上门招亲作女婿，两个小红军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不久来信诉说家乡遭到反动派的破坏无计谋生。只好以帮工度日谋求生路，与尚存的亲友和睦相处。

日本侵略军暴行见闻录

彭 式 昆

一九四四年古历八月初一，日本侵略军侵入沱江。在那个“感时花溅泪”的日子，我虽然不足七岁，却过早地见识了战争的烽火，作了日本侵略军驱遣下的小难民。兵荒马乱的岁月催人早熟，其耳闻目睹的往事，一旦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纵使经过似水流年的淘洗，到知天命之年仍然未能磨灭。兼以父母和亲人们历年来反复回顾的熏陶，这些往事浮在脑海里就愈更脉络清晰，事理分明。

那年上春，节衣缩食的父母将我送进沱江镇第三保国民小学（校址设在火神庙）开蒙读书。那时，国难当头，日本侵略军蹂躏着我国北方的大好河山，又覬觎南方，从华北战场分兵渡江南下，武汉、南京、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外省、外县流离失所的难民，熙熙攘攘，仓仓皇皇地涌入县境，城里日日夜夜都陷于骚乱之中，威风凛凛的火神菩萨失去灵验，哪能保障我们安安定定地上学读书呢！未经风雨的小学生们，悚然自惊地呆在教室里，感受到的是对侵略战争的恐惧，课外游戏的项目是防空袭演习。

火神庙后墙外有两口锅形池塘，岸上空坪生长着古老的皂

角树、槐树、枣子树和油品树，枝叶繁茂，浓荫蔽日。这里比连田畴，池清树绿，雅致幽美，昔日是儿童们饶有情趣的乐园。可是，现在每当电讯局警报器呜呜震响，我们就从庙侧小门挤出去，隐设在树林里，一个个象母鸡羽翼下的雏鸡，寂无声息，提防着被猛扑下来的老鹰一口刁了去。如果敌机临空，警报声撕裂心肺，不绝于耳，我们就由先生们率领着，象一支长蛇队列，穿越田埂曲径，蜿蜒游向城郊蚂蝗塘村石山脚的防空壕，蜷缩着，闪着担惊受怕的眼神，饥肠辘辘，直到解除警报为止。这就是我们在启蒙时期别开生面的第一课。

古历七月中旬，烈日如火，烤炙着无遮无盖的大地；热风熏鼻，尘灰中夹杂着硝烟火药的气味。更有甚者，是从永州、道县源源不绝传来咄咄逼人的消息：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奸淫掳掠，涂炭生灵，使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县政府官员早已拥着姨太太骑马坐轿，弃城而走；县保安团亦已披挂开拔，逃之夭夭。当时，民间曾流传着一首七言歌谣，抒发了老百姓对鱼肉人民的县政府官员不顾国民死活而偷生苟安的愤懑，中有“县长骑马又坐轿，扯起队伍进瑶山”之句。此歌谣原有稿本，惜已散失。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人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离家图生，于是城中住户和湘桂通道沿线的村民，无不挑挑担担，扶老携幼，惊恐万状地离乡背井了。外地涌入的难民只得又“行行重行

行”，坎坷跋涉，继续寻觅赖以栖身之地。我家六口人：飘着长髯的祖父手把手携着我，忧心如焚的父亲挑着衣物和妹妹，身怀六甲的母亲背着弟弟，告别空空如也的屋舍，步履艰难地汇进了不成阵式的难民队伍。

这支七铜八铁的乌合之众，象决堤的洪水漫无涯际地泛泛而流，其状凄凉、惨烈。

我家投奔的是桂子山村的外婆家。桂子山村离城十二、三里，仅十余户人家，六十多个人口，是一个被峰峦围抱的村落。家家户户依山筑舍，开门可见长满樟梓、松、竹、桔、枣、石榴等各种林木的崇山峻岭，层层梯田连着块块坡地，人们“昼夜勤作息”，与外界绝少往来，仿佛桃源仙境。如今父老们强烈地预感到，这仙境眼看要被捣毁了。

江华县与广西省贺县毗邻，是湖湘通百越的古道之一。妄图在东南亚开辟第三战场的日本侵略军取道湘南，于古历八月初一窜进县城沱江镇。这些魑魅魍魉最初聚集在县政府和街巷内的宗庙祠堂里。我家的菜园地在黄溪庙附近，被辟为厕所，弄得坑坑洼洼，污秽不堪。鬼子兵侵入沱江镇一带后，美国派飞机追踪侦察，他们害怕轰炸，便把兵力分散到离县城三、五里外的村庄去，司令部设在岩口村的日头岭上，抓了大批民夫在驻地周围修筑掩体工事。这些民夫大多是从城里未及时疏散的人群中胁迫来的。他们和所有陷于魔掌的群众一样，不幸竟

成为鬼子们鱼肉的对象，后来，这些人大都惨遭杀害，几无幸免。

五间辅街一位姓曹的老人，年纪已经七十多岁，鬼子兵强迫他挑水，说：“一岁要挑一斤，你担担要挑七十多斤。”老人被折磨后，又遭抢杀。一位姓李的老人，瘦骨嶙峋，挑不动水，鬼子兵用绳索捆住他的腰，拖到船上，推入江中，使他一浮一沉，呛水满腹，形同球体，鬼子兵以此取乐。有的妇女避之不及，都遭到鬼子兵的恣意蹂躏，非死即残。被害者的尸体多被抛进城中的“新井眼”中，浮尸塞井，腐烂发臭，状至凄惨。河边街有位妇女，年约四十，患精神病，被鬼子兵取为淫具，轮奸致死，连尸体也被毁灭。吴家巷有位姓贾的妇女，被鬼子兵追捉，走投无路，跳进屋侧阴沟，裹了一身污泥浊水，鬼子兵也不放过，对她就地强奸，发泄兽性。特别受罪的是我家邻舍的陈妈妈，受尽凌辱后，被鬼子拖到何家湾的丛林里，一丝不挂地绑在松树上，开膛破肚，肢体砍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

日本侵略军血洗沱江城后，又以驻地据点，向城郊村庄炮击骚扰掳掠，杀人放火，一时间广大城乡都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到处飘荡着腥风血雨。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桂子山村人人惊心动魄，闻风丧胆。各家各户开始“坚壁清野”，把衣物钱财，都藏到深山岩穴里